

新见徐坊《楼亭樵客遗诗》考略*

崔建利

徐坊(1864-1916)字士言,又字梧生,号矩庵、蒿庵、楼亭樵客、国子先生、止园居士等,原籍山东临清。徐坊十九岁时娶大学士鹿传霖的四女儿为妻,后捐官为户部主事。庚子事变后,在尚书荣庆推荐下,被任命为国子丞。宣统元年(1909)京师图书馆创立,徐坊被任命为副监督,与正监督缪荃孙一起办理馆务。民国后应召为毓庆宫行走,接任陆润庠为逊帝溥仪的汉文师傅。1916年因肝病加重去世,获赠太子少保銜,特谥忠勤。徐坊平生嗜好甲骨文及古籍收藏,其归朴堂藏书多宋元珍善本及钞本,堪称近代著名藏书家。在藏书同时,徐坊还兼及刻书业务,曾董理过鹿传霖、徐世昌、柯劭忞等人书籍的刊刻业务。遗憾的是徐坊一生著述无多,藏书风格低调,很少在其藏本上作注或撰写序跋,这为后人对其生平及藏书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同时也是其作为近代重要藏书家但较少受关注的重要原因。徐坊传世诗文除《晚晴簃诗汇》收录19首诗、《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5封书信之外,馀者寥寥。

令人欣喜的是,近来惊现于民间的徐坊诗札《楼亭樵客遗诗》所收徐坊13首诗,除其中一首已为《晚晴簃诗汇》收录外,其他12首诗均为首见,文献及史料价值极高,为进一步研究徐坊生平思想、诗歌创作、藏书交往及部分晚清遗老在民国初年的活动和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该诗札全卷长750cm,宽32cm,为徐坊在不同时期(主要为晚年)手书诗歌所精裱成的长卷,青玉轴头,卷首为徐世昌题写的“楼亭樵客遗诗”卷名,次为徐坊手书诗歌14首(末一首为徐坊手钞柯劭忞诗),卷末是徐世昌为该诗札所写的跋及柯劭忞题诗一首。原札中各诗、徐世昌跋和柯劭忞题诗均无题目,但徐坊诗歌多数有落款,笔者根据各诗落款为诗歌拟加了题目,无落款者则略,只按该诗在札中的排列顺序标以序号。

寂寂苔生径,深居懒不辞。一官便我拙,千载识君迟。古木落黄叶,西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12YJA870002)阶段性成果。

风入酒卮。相逢遽相别，郑重话临歧。

俚句写呈在廷六兄大人教 矩庵徐坊

按：“在廷”即震钧（1857—1920），满洲镶红旗人，姓瓜尔佳氏，字在廷（载亭、在亭），号涉江道人，晚清学者及书画家，素与劳乃宣、章梈等友善。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改姓名为唐晏，字元素。曾应刘承幹之邀襄理校勘，并助郑国勋（字尧臣，震钧弟子）刊刻《龙溪精舍丛书》。亦曾组织丽泽文社，与梁鼎芬、朱孝臧、郑孝胥等前清遗老相唱和。著有《天咫偶闻》、《国朝书人辑略》、《两汉三国学案》等。遗稿《涉江先生文钞》、《海上嘉月楼诗稿》各一卷，门人弟子在其去世后铅印行世。

二

蕴藉张公子，身曾到玉堂。官清花满县，句好锦为囊。碧柳思陶令，红莲对庾郎（谓幕客鲁戢武先生）。嗟余归未得，何日共壶觞。

奉赠均平五兄大人即乞教正 弟徐坊初稿

按：该诗中“谓幕客鲁戢武先生”为原诗自注，本文照录并加括号，以下徐坊札诗和本文引诗中的自注文字，均作此处理。

“均平”即君聘，指张琨，字君聘，云南大理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任良乡知县，“于未革命前挂冠归隐定兴”，民国后以大清遗民自居，多次与林纾、毓清臣等一起拜谒崇陵。林纾《陵下喜晤张君聘太守》一诗对其身世及生活状况有所揭示：

力敦古谊尚何人，难得君为侍从臣（公由翰林改官）。无补兴亡同有恨，得全节概在能贫。难余愈稔林泉味（公于未革命前挂冠归隐定兴），场上谁抽傀儡身。等近古稀奚所望（公年六十餘），相期合传作遗民。^①

与才子林纾相比，老年张琨的遗民生涯相当清苦，几乎到了典裘度日的地步：

满拼傲骨历艰难，不向新朝乞一官。我自与君同冷暖，赠袍宁为范睢寒（君聘久典其裘，余赠二十金赎之）。^②

三

夫君棲隐处，终日闭门居。花下偶留客，松阴常著书。耕田理荒秽，开径辟榛芜。我听阿同语，时时梦草庐。

拙句录呈果园先生法家指正 庚戌夏五 楼亭樵客徐坊草

按：庚戌即1910年，此时徐坊任国子丞（主要负责孔庙祭祀）兼京师图书馆副监督。“果园先生”指郭恩孚（1846—1915），字伯尹，号蓉汀，又号果园居士，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与山东高密的傅绍虞、平度的白澄泉、掖县的董锦堂并称“胶东四大诗人”，曾组织“鹤来社”并亲自授徒。其诗集《果园诗

^①林纾：《赠同志毓清臣》，《畏庐诗存》卷下第15页，《民国丛书》本。

^②林纾：《赠张君聘》，《畏庐诗存》卷下第26页，《民国丛书》本。

钞》及《果园遗诗》中有多篇与徐坊相唱和的诗作。

四

人生无百年，忽忽过将半。芳岁去不停，一瞥驰流电。立春已十日，北风冰未泮。晨夕殊阴晴，靡靡集雪霰。嗟余有生初，弧矢原虚愿。家国感苍凉，身世更忧患。览镜眄朱颜，须鬓倏已变。积忧能伤人，局促增悲叹。还读揆览篇，悽惻肠欲断。

辛亥立春后十日

按：辛亥立春即1911年春天，此时大清王朝大厦将倾，徐坊忧身怀国的凄怆感情跃然纸上。诗中“揆览”即“览揆”，代指屈原《离骚》。

五

梦中门巷藓痕苍，花满春畦果满行。寄傲南窗陶令宅，穷经北海郑公乡。新声宛转闻子夜，秘籍纵横窥酉阳。金石故山重作志，成编好续小沧浪。

按：此诗与上诗同为徐坊自我抒怀言志之作。徐坊不仅满腹经纶，而且酷好典籍金石等收藏，亦曾志于继阮元之后重修金石志，并向往耕读传家的田园生活，这些在此诗中均有体现。徐世昌曾写有《赠梧生》一诗，可作本诗之注：

家有缥囊敌石渠，少年词赋接黄初。春风花外穿杨射，晓日窗前倒薤书（梧生工篆书、善射）。垂老说经趋禁闼，等闲荷笠学耕渔。楼亭万树桃花发，结得茅庐书里居。^①

六

杨枝分绿覆庭阴，旧买良邻值万金。千里音尘双病榻，百年身世两书淫。凄凄暮雨春寒重，耿耿昏灯客思深。何日与君共料理，休教残简暗生蟬。（暮下夺雨字）

冷雨廉纤病中无俚却寄翰生七兄一粲 弟坊呈草

按：“暮下夺雨字”为原诗稿末小字注，所夺“雨”字笔者已补。下同。

翰生即高鸿裁（1852-1918），字翰生，室名上陶室、退耕堂，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西关人，与当时学者王懿荣、缪荃孙、罗振玉、孙葆田、徐坊、柯劭忞等均有交往，徐坊、柯劭忞侨居潍县时，与高鸿裁交往颇深。高氏精研汉学，好藏书，凡宋元版本及秘抄禁书均刻意搜求，后得益都李文藻之藏书，与家藏之书相合达3万卷，著有《齐鲁遗书十八种》18册和《辨蟬居藏书目》1卷，曾受孙葆田延聘参与襄校《山东通志》，后至京任史馆编修。

七

受策膺符往事空，攀髯虚堕鼎湖弓。昔随灵辂依庐殿（己酉三月臣防奉派恭送梓官），今拂神状拜梓宫。行树云霾惊夜鹊，燎垣月冷感秋虫。珠

^①徐世昌：《赠梧生》，《水竹邨人集》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6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20页。

邱何日重泉閼，肠断孤臣泣晚风。

在昔谁曾顾命承，空教当扆启金滕。无端鼎许荆人问，真见天从杞国崩。四季可怜虚宝位，一抔终愿护长陵。永宁嘒噪犹如昨，荐罢溪毛独拊膺。

壬子八月二十三日恭谒西陵拜德宗景皇帝颺安殿下恭赋二首录请吟坛教正 徐坊呈草

按：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11月14日病故，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其陵墓曰崇陵，位于泰陵的东南面约4公里的金龙峪，内中合葬光绪帝和隆裕皇后。宣统元年（1909）破土兴建，民国四年（1915）竣工，1912年崇陵建造尚未完工，所以称“颺安殿”。徐坊这次谒陵是陪劳乃宣一同前往，当时劳乃宣刚刚移居涑水，怀着对大清王朝的浓厚眷恋，携徐坊等晚清遗老拜谒了清西陵。劳乃宣《初叟老人自订年谱》“壬子七十岁”记载曰：“携张筱帆、宝瑞臣、徐梧生诸人同赴易州西陵拜景庙暂安殿并谒泰陵。”^①其实在这年的清明节，徐坊已奉命祭奠过光绪陵。柯劭忞《徐梧生鹄山寒食图》长诗中对此有所记载：

嗟君四十九寒食，阅水成川非夙昔。芦殿衣冠未寂寥（清明日君奉命奠德宗皇帝梓宫于行殿），石门霜露还萧瑟。^②

徐坊诗中小字注“己酉三月臣防奉派恭送梓宫”与此诗注可互证，其中“臣防”应为“臣坊”之误。

八

重阳忽已到，有客说登高。人事催归急，名山入梦劳。写忧宜载酒，问字怕题糕。愧我少清兴，愁心空郁陶。

壬子九月六日访水北桑者于石圭之麓，闻浩臺渔隐、黄叶邨人约桑者于九日游釜山，作登高之会。不佞人事牵率，不克追陪，怅然赋此，而请诸大吟坛哂正。楼亭樵客留草

按：壬子即1912年。石圭山、釜山都位于北京西南、河北涑水县境内，是当年劳乃宣移居涑水时经常登临之处。劳氏存世诗歌共分四部分，其中之一便是“釜麓草”，劳氏题引曰：

辛亥国变遁居涑水之乡，典田躬耕，再易寒暑，至癸丑之冬移居青岛。两年之中得诗数十首，其地为釜山之麓，录之为《釜麓草》。^③

①劳乃宣：《清劳初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第五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6页。

②柯劭忞：《蓼园诗钞》卷二，《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第32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6页。

③劳乃宣：《釜麓草》引言，《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57（二），第568页。

徐坊诗款中所提及的水北桑者有可能是刘农伯。劳乃宣“釜麓草”中有《刘农伯过访郭下静公适至谈论甚快别后有诗见寄依韵答和》一诗，后两句为“何时双桨桑阴下，与子追随十亩间”^①。农伯生平未详，待考。“浩臺渔隐”、“黄叶邨人”应该也是与劳乃宣交往密切之人，但具体为何人，尚待确考。抑或黄叶邨人与下面第十首诗中黄叶村人同为毓清臣？

九（图见封二）

铜龙依旧向晨开，跌宕天门映曙台。尚见冠裳存汉制，莫教图籍付秦灰。巢中群鸟犹相哺，城上啼乌信可哀。白发孤臣空洒泪，元正两度入朝来。（籍下夺付字）

和夷公癸丑元旦早朝元均呈思巽大兄教正 楼樵呈草

按：“癸丑元旦”即1913年元旦，此时徐坊已应邀入逊清小朝廷任毓庆宫行走一职。按清室退位优待条件，退居紫禁城后院的小朝廷一切规制不变，诸多遗老仍按先规虔诚地为小皇帝行早朝礼，但从此诗看，已难掩孤臣洒泪之哀。夷公应为郑孝胥（1860—1938），字太夷，号苏戡，别署海藏，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1882）解元，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神户大阪总领事等职。光绪二十年归国后，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寓居沪上，鬻书自给。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思巽”即耆龄（1870—1931），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字寿民，又字长寿，号思巽，室名见山楼、温雪斋、惜阴堂、赐砚斋，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历任工商部右左参议、右左丞，内阁学士，乌兰镇总兵。宣统年间任内务府大臣，直至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止。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民国二十年（1931）卒，谥“勤恪”。

十

八荒飞思纵遐观，振翼青冥刷羽翰。人评无双江夏幼，我知为弟季方难。凝眸翦水奇书过，奋志凌云大象宽。可奈伤春复伤别，落飞时节玉阑珊。

送端甫十弟之郑州 楼樵

按：端甫指徐世章（1886—1954），字端甫，号濠园，徐世昌堂弟。徐世昌父亲徐嘉贤25岁早逝，只留下徐世昌、徐世光兄弟二人，因徐家“世”字辈兄弟共有10人，因而号称徐氏“十兄弟”，世章排行第十，故称“十弟”。徐世章一生热心于文物、玉器等收藏，与徐坊有着共同的爱好，二人交情从该诗中也可见一斑。1912年后，徐世章先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属官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等职，郑州又是京汉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此诗应是徐世章赴郑州履职或出差前徐坊为其送别之作。另，徐世昌《退耕堂题跋》中有“跋梧生诗”一则曰：“此

^①劳乃宣：《刘农伯过访郭下静公适至谈论甚快别后有诗见寄依韵答和》，《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57（二），第575页。

为梧生赠端甫十弟诗。梧生今秋已归道山，展读此诗，为之黯然。”^①极有可能就是为本诗所作。

十一

目送斜晖照石亭，亭皋木叶半凋零。百年荏苒心空折，四顾苍茫眼漫青。高处寒多初月小，下方风急暗尘腥。从教吹落龙山帽，华发垂垂两鬓星。（首句改为“缭绕川原望石亭”）

和逢百罹室主人九日登釜山楼感怀原韵写呈思巽大兄大教楼亭樵客初草

按：原诗稿末小字注“首句改为缭绕川原望石亭”，笔者未改。“逢百罹室主人”姓名未详，抑或即耆寿民（思巽）本人？待考。

十二

广昌之路通飞狐，长山大谷峻且纡。

僂輿挽上四十里，五台涌出莲花跗。（原本为“七十里”）

山中八月百草枯，昨日单袷今复襦。

有泉独溪醺两渠，金源铁板可拓摹。（原本为“有泉不冻醺两渠”）

暝投山寺依昆庐，星斗忽与常时殊。（原本为“平时殊”）

纤萝不动万籁寂，空气浩浩长鲸吐。（原本为“万籁息”）

遂涉桑乾历军都，阶梯上下犹坦途。（原本为“北渡桑乾”）

出塞入塞十日馀，探怀示我千骊珠。

吁嗟先生旷世无，天潢宝胄人楷模。（原本为“绝世无”、“天潢贵胄”）

高名奕奕擅八区，数进忠规摅谏谟。

扶持正直排奸谀，宜登帝廷赞都俞。

宁知爱作山泽癯，鲸鲵跋浪稽讨诛。

宰相非人四海痛，君不必为屈左徒。

我亦不为折檻朱，迩来白发堕满梳。

壶中有药可扫除，腾身且与庐敖俱。（原本为“能扫除”）

东滩樽桑西柳谷，蓬菜清浅水可逾。（原本为“朝晞樽桑暮柳谷”）

驭风骑气非舟舆，我请拥簪为先驱。（原本为“我当拥簪”）

此诗为伯羲祭酒旧作，梧生手抄者。

按：“此诗为伯羲祭酒旧作”应为徐坊误识误题，因该诗实为柯劭忞写给伯羲的，原题为《伯希游小五台归示纪游诗八首以长句题之》^②，本文径用此题。伯希即盛昱，字伯羲，友朋文字中多随记为伯希、伯兮等。光绪二十三年

^①徐世昌：《退耕堂题跋》卷一“跋梧生诗”条，民国十八年天津徐氏刻本。

^②柯劭忞《蓼园诗钞》卷二，《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第32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1897)九月,盛昱与徐坊等游小五台山,作《游小五台山诗》八首,即《定兴道中》、《自南滩至王安镇》、《水云乡寄鹿乔笙太守》、《黑石岭》、《四十里峪即飞狐口同徐梧生作》、《暖泉书院》、《小五台即水经注倒刺山也》、《居庸关》,这八首诗均载盛昱《郁华阁遗集》卷二中。柯劭忞《伯希游小五台归示纪游诗八首以长句题之》即为观盛昱八首诗后题写,载于《蓼园诗钞》卷第二十三页,文字与此钞略有差异,已在句后括号内注明。1924年,王国维曾手书此诗(缺后两句,个别文字稍有差异)赠给当时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竹本多吉,王氏手稿现保存于“爱新美术馆继承会”(在日本广岛县竹原市)。

徐世昌跋曰:

余家世传为明中山王后,梧生家相传为中山王之弟之后;余家天津,梧生家临清。同官京朝,联为昆弟。以文章道义相切劘,每成一艺或行一事,无不互相商讨,盖三十年如一日也。梧生歿已四年,思之辄心痛,今读其遗诗,益潸然也。

己未秋八月,水竹邨人。

按:“己未秋”即1919年秋天,此时徐世昌任民国总统刚满一年。《晚晴簃诗汇》卷一八〇“徐坊”条诗话为徐世昌亲撰,曰:“余家系出中山王,忠勤始祖为中山王之兄,余与忠勤叙兄弟行。”^①“中山王之兄”与此序文之“中山王之弟”虽略有差异,但并不妨碍徐世昌与徐坊“叙兄弟行”之实,说明徐坊与徐世昌私交甚笃。从“三十年如一日”看,徐坊和徐世昌交往应从1886年就开始了,时值光绪十二年,徐世昌刚刚中进士入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而当时22岁的徐坊适任户部小吏。除这篇跋外,徐世昌还写有《读徐梧生遗诗》一诗:

齐鲁幽燕太华秋,大河南北海西头。半生游迹沧桑改,一卷诗歌天地愁。

尘世戈矛成楚越,墓门风月冷松楸。平生忠爱兼慈孝,付与楼亭土一抔。^②

此诗中“一卷诗歌”很可能就指徐坊这卷诗札。“半生游迹沧桑改,一卷诗歌天地愁”,就此札所收徐坊几首诗来看,应该说真切地点出了徐坊诗歌的情感基调及其根源,可谓的评。

柯劭忞题诗:

故官禾黍未离离,崇政丝纶认履綦。今日重为华表鹤,伤心偏读故人诗。

庚申冬十二月,邵忞。

按:庚申冬即1920年冬。劭忞即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二年(1866)进士,与徐世昌同年,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

^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第四册卷一八〇“徐坊”条,中国书店,1988年,第466页。

^②徐世昌《读徐梧生遗诗》,《归云楼集十六卷目录一卷》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民国(1927)天津徐氏刊本。

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等职。治学广博,尤精元史,曾独力编著《新元史》,负责总成《清史稿》,堪称近代大儒,诗集有《蓼园诗钞》五卷、《蓼园诗续钞》二卷存世。柯劭忞与徐坊不仅有同乡士子之谊,更有姻亲之情。柯氏《蓼园诗钞》、《蓼园诗续钞》中有多首写徐坊或与徐坊唱和之诗,可知二人私交甚笃。同时,徐坊之子徐锺蕺娶柯劭忞大女儿为妻,故徐、柯二人还是儿女亲家。就宦情而言,二人均曾任宣统小皇帝侍讲,同当时诸多晚清遗老一样,柯劭忞和徐坊对大清王朝怀有深深的依恋,浓重的忠君情怀使他们誓死不作民国之官(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挚友徐世昌由清朝太傅转而任民国总统之举是颇有微词的),柯劭忞之所以履职清史馆总纂,也是基于叙写大清历史以达到缅怀故国、乃至有朝一日可以复兴大清的初衷。但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唯一的释怀途径便是抒发一点黍离之悲。这类悲国情怀的诗歌在柯、徐二人的诗作中甚为普遍。柯劭忞为徐坊诗札所写的这则诗跋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吊寄好友徐坊的同时,也深深表达出一份缅怀故国的黍离情怀。

附记:关于诗札与《徐忠勤公遗集》关系的讨论

作为中国近代重要藏书家、国家图书馆首任副馆长,徐坊传记资料虽然不是很多,但相关文献多提到其《徐忠勤公遗集》(或称《徐忠勤公遗诗》)。笔者曾与王云先生合作撰写《〈徐忠勤公遗集识后〉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主要根据徐坊之子徐锺蕺所写的《〈徐忠勤公遗集〉识后》一文对目前各类文献所提及的《徐忠勤公遗集》内容及是否出版等进行了考论,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就内容看,《徐忠勤公遗集》只收录徐坊的诗和词,没有文;第二,就出版情况看,《徐忠勤公遗集》很可能已出版,只是由于流布未广再加上时局动荡等原因,此书失传(或徐氏后人存,待考)^①。《楼亭樵客遗诗》诗札的出现虽不能给上述两个推测性结论以确解,但却可以让我们作出更进一步的假设:目前各类文献所提及的《徐忠勤公遗集》(徐世昌称为《徐忠勤公遗诗》)会不会就是指这件《楼亭樵客遗诗》?因为徐世昌曾亲读这件诗札并题跋,他在《晚晴簃诗汇》徐坊小传中称其“有《徐忠勤公遗诗》”而不称“《遗集》”,《〈徐忠勤公遗集识后〉及其文献价值》一文认为“除了和他(按:指徐世昌)当时正在汇刻清诗有关外,大概主要因为徐坊遗著结集刊本中大部分是诗的缘故”,现在看来,徐世昌不称“遗集”而称“遗诗”,很可能主要是针对这份诗札内容而言。果真如此的话,也还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徐忠勤公遗集》根本就未曾出版,而只是被整理成这件诗札的形式保存下来;第二种可能是,《徐忠勤公遗集》已经出版,这件诗札就是徐坊诗集付梓前(或蕺事后)所作的整理件。

^①王云,崔建利:《〈徐忠勤公遗集识后〉及其文献价值》,《文献》2006年第4期。

当然,上述假设若成立,还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按照徐坊之子徐锺葢的记述,《徐忠勤公遗集》中不仅有诗,还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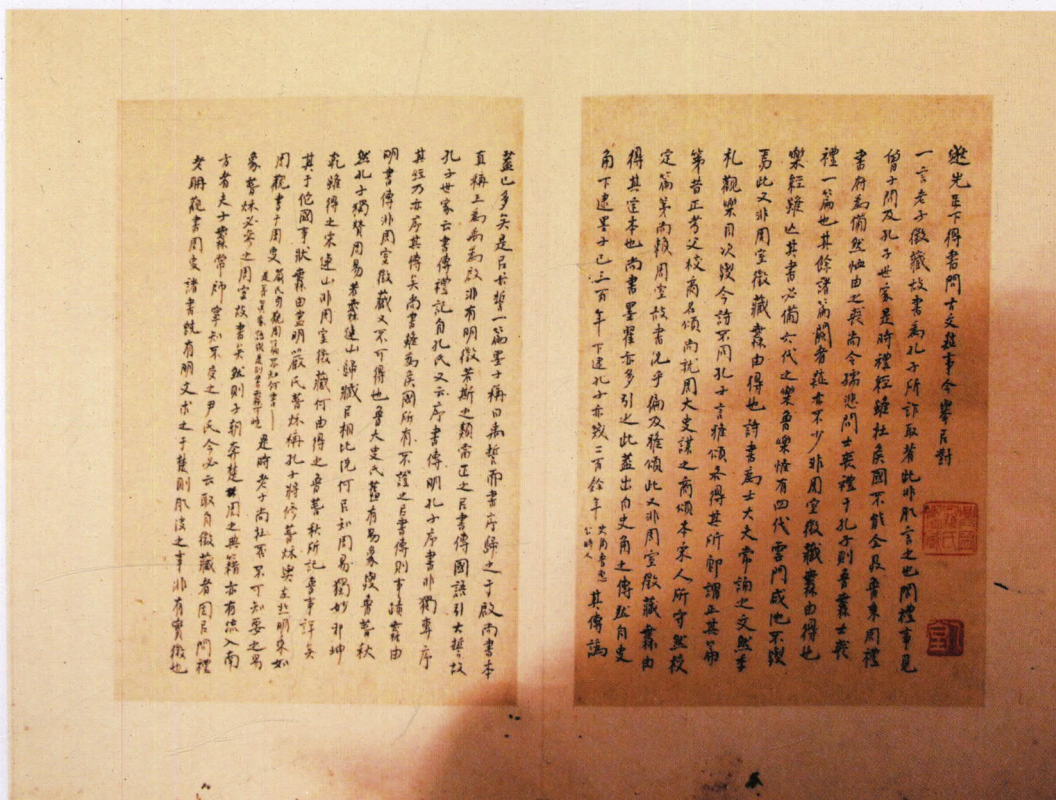
“吾父官少保临清徐忠勤公歿后之六年,锺葢哀集遗诗,得若干首,又词数十阙,都为一编,请于故旧长者。行将付梓,因思吾父一生忠孝,艰苦卓绝,不可不述,所以以见。继思吾父一生心血,只文数十篇,诗若干首而已。文多散佚,正在检寻;诗则多有稿,釐订付梓,不容稍缓。毕此二事,锺葢即随侍吾父于地下,尚可腆颜相见。”^①

可见,徐锺葢准备付梓且“不容稍缓”的徐坊遗集中,只含诗若干首,词数十阙。但本诗札中只有徐坊诗 13 首,无词。另,此诗札首有卷引,末有题跋,内容是完整的,难道除这份诗札外,徐坊后人还裱有类似的“词札”?无论以上假设是否成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份《楼亭樵客遗诗》与《徐忠勤公遗集》或《遗诗》确有密切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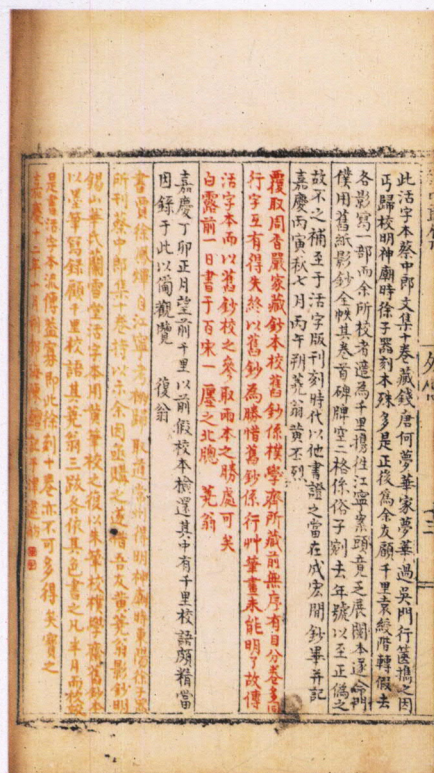
徐坊诗札原件由青岛市城阳区科技局潘坤先生提供,特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聊城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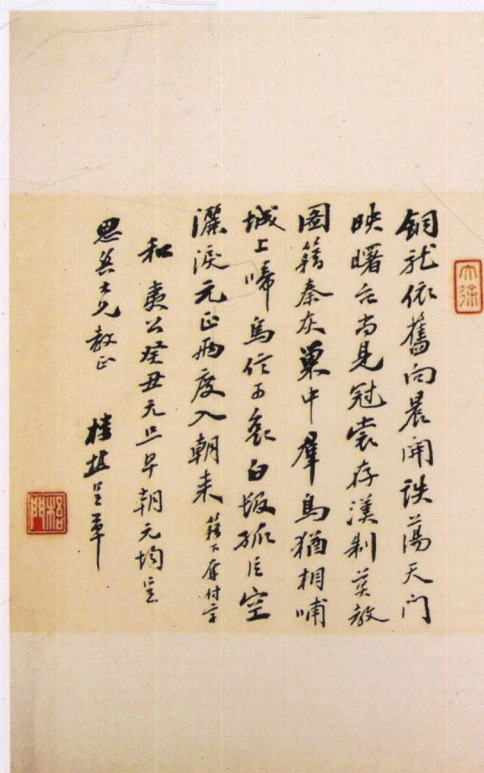
①徐锺葢《徐忠勤公遗集识后》,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年间铅字排印本。



文见第 97 页



文见第 60 页



文见第 187 页